**當王子愛上女巫**

 童話式的愛情，永恆地在文學的想像裡釀造著繁複的變奏。『公主與王子從此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雖與真實有著遙遠的距離，仍是人們最原始的夢想，偶在想像的領域中求得虛擬的滿足。

不可諱言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與黛安娜王妃的婚禮，卻的確是童話愛情故事所能有的、最輝煌的人間版本了。婚禮中的一景一幕，至今仍在人們的記憶、與高科技複製的光碟片上不斷地重複上演：美麗的公主，英挺的王子，迤邐的婚紗，富麗古老的教堂，金色的馬車，快樂地揮著手的金童玉女．．．。如果生命可以停格，愛情的童話故事就在現實裡有了真確的典範，如果人生能像童話一樣沒有續集，我們就能讓它長留於人間。

但是，肉身的公主與王子所要面對的，並不僅是仰慕的民眾與閃爍的鎂光燈，嘉年華會的歡慶後，他們仍要面對華服褪去的彼此。因此，金燦婚禮才剛落幕，皇家婚事的齷齪細節，就瑣碎傳出，從地下小道的閒言閒語，暴發成八卦媒體的頭條新聞。查爾斯與黛安娜的續集，以反童話式的劇情進行，不但發展成了一齣荒謬劇，最後竟以悲劇做結：巴黎陰暗地下道一輛撞毀的轎車裡，躺著奄奄一息的公主，身旁是她現任的情人，而婚禮中那英挺王子，早已消蹤匿跡。

 十六年前上演的那則愛情童話，徹底被打破，碎片濺散在地下道污濁的油漬裡。

 黛安娜去世已近十年，世人對她的迷戀依然不減，墓地上終年有心碎之人帶來的鮮花，悼亡者所悼念的，不只是紅顏的命薄，也是那則愛情童話不堪的結局。 但是，人們依然嚮往愛情神話的清純情節，更想重拾碎片， 以神話的原型將之補綴。在補綴成的故事裡，永恆的公主黛安娜，必要保有她的天真，所以只能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她是不知情地吃了女巫毒蘋果的白雪公主， 在七個小人的呵護下，仍然等待王子的再現。

 只是黛妃故事中的王子，不但不再會有出現的可能，且在公主睡去不久， 就和故事裡的『女巫』 公開地同進同出。對於執迷童話情節的人而言，黛妃故事裡的女巫，比所有童話中的巫婆都可恨，她不僅害死了公主，還侵占了王子。 而對於王子竟會愛上女巫這前所未有的情節，人們除了憤怒之外，更是不解。他們完全不能明白，查爾斯王子為何會拋棄年輕貌美的黛安娜，而投入又老又醜的卡蜜拉的懷抱。對愛情的想像只有俊男美女那海報式的一度空間的人而言，卡蜜拉的魅力， 除了巫術，還能是什麼？而查爾斯對卡蜜拉的愛情，除了愚蠢，也不可能有別的解釋了。

黛安娜在生前也盡情地澆灌著這樣的情緒。她將自己與查爾斯婚姻的瓦解，完全歸咎於卡蜜拉的介入，甚至說出了那至今仍不斷被引用的名句：『三個人在一起的婚姻太過擁擠』。她也不避諱對卡蜜拉公開抺黑，說她是一隻兇暴的『獵犬』。於是，在黛安娜的言說裡，是非似乎十分明朗，誰是受害者，誰是破壞者，誰是負心者，都被清楚地派定。卡蜜拉成了人民的公敵，應像古時候的女巫一樣，被燒死在木樁之上。

然而，在執迷童話故事的人口之外，我們也能遇到醉心於發掘童話反諷特質的人們，他們對於表象與真實間的張力格外敏感。本著表象不可被信任的基本態度，他們對於查爾斯與黛安娜形象上的完美，有著本能的懷疑。在企圖顛覆童話故事的解讀裡，卡蜜拉於是有了不少的同情者。可以了解的是，這些成員中不乏中年以上的女子。比如有名的女記者芭芭拉華特 (Barbara Waters)， 就在 2005 年年底將卡蜜拉選為年度十大最有魅力之人。在男子一窩蜂地為年輕貌美的女子而離棄老妻的浪潮裡，查爾斯的反其道而行，在這群人口中得到了格外的賞識與加分。依據相貌與年齡的二分法，這樁三角愛情，被解析出了兩組對愛情的隱喻，卡蜜拉因為無貌，故代表靈魂之愛，黛安娜因為貌美，代表肉體之愛。霎時，這則童話有了道德的負載，擁護卡蜜拉者，將這則童話轉化成為一個靈魂永遠戰勝肉體、內在永遠優於外在的道德故事。

在個人歷史上，查爾斯與卡蜜拉的相識與相愛，又確實是在黛安娜之先。 當時因為卡蜜拉乃平民出身，不為皇室接受，而年輕的查爾斯又不願效法溫莎公爵， 為愛情放棄江山，兩人於是未能結成連理，卻長年維持著親密的關係，據說黛安娜成為王妃，還是卡蜜拉為查爾斯所做的圈選。所以同情卡蜜拉的人士， 認為黛安娜才是第三者，介入了查爾斯與卡蜜拉這兩位靈魂的伴侶之間。在以查爾斯為主角的神話解讀裡，這三角形被翻轉成一個『追尋』的原型，像圓桌武士對聖杯的追索，傑孫 (Jason) 對金羊毛的尋求，或是奧德賽在特洛依戰爭後的飄流與回家，查爾斯是企圖從迷失中找回道路的英雄，他暫時被皇位與黛安娜迷惑，而看不清自己愛情的原鄉。迷途一圈後，他終於看清真愛所在，而能離開誘人的黛安娜，重返卡蜜拉，也就是重返真正的自我。在王子『找尋自我』的神話原型中，美麗的黛安娜反而成了真正的女巫，像《奧德賽》裡的唱著迷人之歌的海妖，迷惑著王子，不讓他走上回家的路。

其實，黛安娜的悲劇，就在於她太執著於童話的字面意思，堅持要照劇本演好那個公主的角色。在這執著裡，她失去了對愛情在童話向度之外的想像，而永陷於形象的一度空間裡。據說，黛安娜自十六歲起就迷戀查爾斯王子，把他的照片掛在自己房間的牆上，偶像般地崇拜，也可能日日幻想能與影像中的王子重疊。她對查爾斯的感情，也因此跳脫不出名流崇拜的淺薄，因為粉絲對偶像的情感，通常終止於兩個形象的重疊，卻無法由平面轉為立體。在這侷限裡，黛安娜對自己生命的憧憬，也就止於『公主與王子從此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她的用心全在如何贏得王子這件事上，因為童話故事寫的都是這個過程，卻從不描寫贏得王子之後如何一起生活。當她發現婚姻出現問題時，她所能想出的解決之道，也只能由形象的一度空間出發，她尋求世界最出名的設計師為她設計最新穎的時裝，她擔心自己的體態，不惜節食而患上厭食症， 她找尋各種『新世紀』的滌清身體的方法，使自己永遠是那清純的公主。她卻完全看不到她與查爾斯在心靈上沒有交集，也沒有想到要在兩人不同的興趣與人生態度上求取協調，所以當她意識到婚姻已無法挽回時，她也只能將之歸罪於卡蜜拉那個女巫的介入。

以形象為懸念的黛安娜，對於媒體當然有著過人的運作天份，並不是刻意的操縱，但她本能地知道如何在攝影機前舉手投足，如何用一雙海藍且充滿易傷神情的大眼睛，贏得立即的同情。而她的悲劇也就在於這完全不是刻意的操縱，而是她自己先迷信了她在媒體中的形象。反諷的是，最終毀了她的，也正是她所迷戀也迷戀於她的媒體，那些對她愛戀到不能一刻放鬆的狗仔隊，最終把她追向死亡。

卡蜜拉完全與黛安娜相反，她對形象置之不理，不但對時尚毫不注意，更只愛穿著自己覺得舒適的衣服，她在鄉野中騎馬打獵，做自己愛做的事，任由媒體對她的衣著品味，做不止息的揶揄。但也就是因為卡蜜拉所顧全的是自身的自在，而不是他人的影射，她反而有著黛安娜一生都追求不到的自信，那份自信可能就是卡蜜拉的魅力所在，她的安然，給了一生都活在皇室虛偽繁文縟節中的查爾斯一種返璞歸真的穩定之感。 對於查爾斯而言，她是一個可以在火爈邊說家常話的至友，也是一個可以放任地在草地上打滾、而不在意自己衣衫不整的玩伴。卡蜜拉的那份安逸，是時時為自己身體不完美而焦慮的黛安娜永遠不可能擁有的。卡蜜拉最終贏得王子，所依恃的就是那份超然，這也的確是童話中女巫的性格，女巫從不太顧全別人的意見與看法，所以在神話的文化詮釋裡，女巫常是智慧與知識的象徵。

至於那個擔負著雙重『欠負』罪名的查爾斯，他的悲劇來自生為皇室卻想過庶民生活的性格，他曾努力嘗試演好王子的角色，因而違棄自己所愛，選擇眾人深愛且有公主形象的黛安娜。直到不快樂的婚姻使他了悟，他太低估愛情的重要性了。但他倒底要比黛安娜幸運，能有最終贖罪的機會，難得的是，他尚留有接受自己的勇氣，在黛安娜死後，獨排眾議，堅持與卡蜜拉結成夫婦，以予自己及他們之間的愛情第二次機會 。

如今，查爾斯與卡蜜拉終於結婚了，令人擔憂的仍是那童話的結局，誰能確定他們是否能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愛情常在阻撓與逆境中成長壯大，卻在安穩與確定中萎縮死亡。婚姻和女巫的蘋果一樣地危險，它們看來都是如此誘人，一口咬下，竟都是那樣地致命。